

春秋輯傳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寧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十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

不使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

野之命矣

明王樵輯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國弱公作
國酌齊惡

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
虎號公作潞穀作郭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

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色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示無弓而

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訖鄭地尋宋之盟

也初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先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

加于牲上不歆血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杜氏

曰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 按宋

之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是
欲互為先也今以尋宋之盟則恐晉之先也故讀舊
書讀舊書則楚仍先晉但不歆血耳楚意不在于盟
取得志于晉而已趙武無辭以却而又從之夫盟不
寒何事於尋却之可也况圍初不為尋盟而出聘鄭
娶於豐氏而以尋盟為遂事也合諸侯大事也以大
夫專之於境外圍之無君其何足言唯聽於楚已為
中國之恥而一呼而至羣然以奉楚大夫之令趙武

子產皆諸侯之良而不能出一辭是可怪也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
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

公作
軍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

樂王
糾

相

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難指求
貨故以

帶為
辭

弗與梁其趺

叔孫
家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
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
左右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

言強弱
無常

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

大謂纂弒
滅亡之禍

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
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

言可

雖可不終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
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胡傳不曰伐莒取

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李廉曰

季孫伐邾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
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
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
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

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左傳叔孫歸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天

季氏臣

謂魯阜曰

叔孫氏臣

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

欲受楚戮

不忍

其內

日中不出

馬用之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

鍼也桓公子景公弟

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

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謂錄其罪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
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公羊傳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公
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山戎

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增更

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阮又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

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胡傳太

原近地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

詐誘而敗之耳使後世車戰法亡爭以變詐相高皆

此啓之書敗狄譏之也 按魏絳嘗言於悼公曰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
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故悼公之亡狄師不
出戎狄犯疆場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亡者皆
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矣

秋呂去疾自齊入于呂

呂起反

左傳呂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杜氏曰齊雖納去疾

莒人先召之故從國舊例書入 胡傳其以國民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按於次去疾為長本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弑之展輿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於莒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與去疾之討則正弑者之誅矣君

臣父子兄弟之亂於人者皆撥而反之正矣程子曰
齊小白言當有齊也呂去疾亦其例也凡義當承國
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胡氏以為因不
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也

呂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
無輿字

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民者罪諸侯也趙
氏曰鄭忽曾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
也呂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李氏曰罪諸侯

之意似晦竊意衛衍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
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見絕之不書
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
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
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